

擴招生

嚴陽



一九七七年高考，我是以擴招生的身份進入師範專科學校的——那一年，鑒於文革十年中高校不再，除去「工農兵大學生」大學基本停招，因此，那十年積壓下來的高中畢業生加上當年的應屆畢業生，估計全國參加初考的考生應該超過一千萬；而各級高校雖然不少剛剛恢復元氣，從教室到師資再到其他很多方面的條件相當困難，也還是積極回應中央的號召，一再擴大招生規模。比如說，我就是第三次擴招被錄取的。不過，你可千萬別以為我就是最後一批錄取的。事實上據我所知，在我們這一批考生之後，還有第四次擴招的。

因為是第三次擴招進來的，所以，我們這個班級有很多非常特別的地方。比如說，我們的班級總人數達到了驚人的六十一人——因為總人數實在太多，後來學校動員六位數學高考成绩不錯的學生轉到了物理專業。再比如說，我們這個班老的老，小的小——最大的一位同學是「老三屆」的，已經三十二歲了，入學前是某所高中學校的教師；最小的只有十六歲，為應屆高中畢業生。我們之間高考成绩相差也相當大——高考總分最高的達三百二十分（滿分為四百分），最低的僅僅是剛過統一錄取分數線二百分。此外，與第一批錄取的考生相比，我們入學的時間也大大延遲了——我們是一九七八年的二月初才入學的，而半年之後就開始了一年一度的高考。也就是說，我們說起來屬於七七屆，但卻是與七八屆的同學同一年入學的。就職業來說，我的同學中有民辦教師，有大隊民兵營長，有公社團委書記，有退伍軍人……而我自己則是插隊知青。

我不知道其他同學在等待了很長時間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是怎樣想、怎樣做的；我記得的是，我已不再對被錄取抱任何希望，已經開始新一輪的複習迎考了。我還記得的是，我的那班同學中的絕大多數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尤其是那些屬於「老三屆」的同學。如歐陽文忠公那樣，利用「廁上」的時間讀書的有之，早上天剛矇矓亮便起床誦讀的也有之，至於晚上熄燈之後在被窩裏用手电筒照着看書的同樣也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袁姓老三屆同學，他把一本《詞源》拆開，利用點點滴滴的時間讀、記——後來他留校工作，最後在學校圖書館長的位置上退休。

對於班上屬於老三屆的那些大齡生來說，讀書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他們多數已經是做父親做母親的人了，肩頭上壓著沉重的家庭生活壓力。我就記得一位孔姓同學，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家底還相當薄，因此，在全班同學中，他是往家裏跑得最勤的。為什麼要往家裏跑？因為他家裏養了老母猪，還養了蠶，養了蜜蜂等等，需要人照料。還有一位同樣屬於老三屆的同學，家住在差不多一百公里的鄰縣，每次回去總是自行車不說，他還會從本地買上一兩隻老母鸡帶回去在市場上出售，賺取兩地的差價——那一年這叫「投機倒把」。我這些老三屆的同學說實在的，或許是因為他們操的心思太多太多的緣故，很多人在那時的我看來，更像是我的叔叔輩——三十多歲的人，不少人看起來足有四十歲。

我們這班擴招生在當年無疑是十分幸運的：一九七七年的高考，全國最後總錄取人數不到二十八萬，與今天江蘇一省一年的高校招生總數基本相當，錄取的比例僅僅在百分之三上下。另一方面，在那個年代，考取大學也就意味著獲得了定量戶口與工作保障，成為國家幹部。因此，這幸運是無數沒有機會進入大學讀書的人們所羨慕的。而擴招生這樣特殊的身份，也讓我們這班人格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拚命讀書與學習。所以，後來我的這些同學大都能夠在某一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實在是與他們的努力與奮鬥分不開的。也可以說，對於很多後來者來說，這些同學身上體現出來的那種學習精神，是值得他們好好學習的。

布穀聲聲催收種

鄭學富



南宋詩人周紫芝在《布穀》詩中說「田中水涓涓，布穀催種田。」隨著布穀鳥清脆的叫聲，田野裏變黃了，大片大片的麥穗在熱風的吹拂下，猶如金黃色的波浪翻滾着，鄉下人最忙的季节來臨了。我老家稱這個時節叫「麥口」。

「春爭日，夏爭時」，麥口是鄉下人最忙的時候，從收割、運麥、打場、曬糧、入庫，一環扣一環，一點都不能耽擱，所以農諺說：「麥收有五忙：割、拉、打、曬、藏」。在我小的時候，一到麥口，學校就會放假，讓學生回家幫助收麥子，可見收麥的緊迫性。

那個年代，不像現在收割機遍地都是，全靠人工收割。天不明，就得起床，帶上煎餅、煎鹹魚和一瓶開水，拿着鐮刀來到地頭，趁一大早涼快多幹一些。割麥不僅是個力氣活，而且還是個技術活，會割的一天能割二畝麥，不會割的連一畝都割不了。割麥時先把左胳膊伸長，用手攬着麥秸，右手揮鐮，「嗤啦」一聲往後一拉，一長壘麥子倒在你的懷中，放在地上三擰兩紮就捆好一個麥個子，豎在地上，身後的麥個子排成一排，人在麥巷子裏彎腰前行。一般都是割得快的在前面帶頭，如果慢的在前面就會「拒趟子」，影響進度。割麥是個辛苦的事，汗珠子掉在地上能摔成八瓣，腰累得直不起來，到地頭後，躺在田埂上「墊腰」就不想起來。中午就坐在地頭，吃煎餅捲鹹魚，喝幾口涼開水。這時候賣冰棍的騎着自行車，吆喝着來到了田間，花五分錢買塊冰棍吃真是涼爽極了。

麥子割完後，要用車運到場上，用鋤刀將麥個子攔腰割斷，將帶穗的那段攤好，用牛拉着碌碡碾壓，叫打場。打場比起割麥來要輕鬆多了，一般由年長者來做。老人悠閒地牽着牛，揚着鞭子，嘴裏哼着打場號子：「哎呦，打起號子哼哪哼哪！來幹活咯，哼哪哼哪！一人領來哼哪哼哪！眾人來和呀，哼哪哼哪！唱得幹勁更加足啊，嗨嗨嗨……」號子聲起伏跌宕、雄渾粗獷、綿綿不絕、如歌似吟。

打完之後，用木杈將麥秸和麥粒分開堆好，開始揚場。揚場技術性很強，一般由「老把式」來完成，如果不會揚，麥粒拋到空中就會是「一團蛋」，糧食和糧糠不能分離，達不到揚場的目的。揚場一般由兩個人做，一個是揚場者，一個是掃場者。揚場者用木杈將麥粒和麥糠的混合物迎風揚起，在空中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猶如一條雨後彩虹，在風的吹拂下，金黃色的麥粒就像雨點一樣非常均勻地灑落在地上。而糧糠就像柳絮一般，紛紛揚揚隨風飄落。掃場者頭上戴着席笠（草帽），用柔軟的掃帚將少數飄落在麥粒上的麥糠等雜物掃開，灑落的麥粒砸在席笠上「啪啪」作響。趙樹理在《三里灣·三個場上》寫道：「在揚場時候，一定得有個人在揚過的糧食上用掃帚掃那些沒有被風吹出去的碎麥子、梗子。」

揚完場，要將新麥子薄薄地攤在場上曬上幾天，晚上再堆起來，用石灰在麥堆上面和周邊打上印記，避免夜裏有人偷麥子。老人們看着堆成小山似的麥子，嘔吧着煙袋，臉上的皺紋都笑開了花。

宋朝詩人晁公溯有詩曰：「南村北村布穀鳴，家家籠頭催出耕。」督催人們耕種、整平收割後的麥田，播下秋天的希望和收穫。



自由談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是中華民族翹首期盼的偉大歷史日子。世界各地的華人，無論身在何處，都無不心潮澎湃。那是中國人經歷了百年屈辱後，以莊嚴的方式，有尊嚴地收回被強行分割的土地。當五星紅旗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政權交接儀式現場伴隨莊嚴的中國國歌冉冉升起之際，整個大廳頓時掌聲雷動。這鮮艷的紅旗，莊嚴的音樂，歡樂的掌聲一齊向全世界宣告——中國政府已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六百萬香港同胞終於揚眉吐氣，回到了偉大祖國的懷抱。那些場景雖然已經過了二十年，至今都難以忘懷。

香港回歸牽動着文萊數萬華人的心。當年六月三十日晚，不少華人全家圍坐在電視機旁徹夜未眠，通宵達旦地收看香港回歸的電視實況轉播。一些華人六月底就自發地飛到香港，見證這一歷史性的時刻，目睹五星紅旗在香港上空升起，以了卻百年的心願。由當地六名華社知名人士組成的觀光團應邀前往北京，參加首都慶祝香港回

異國他鄉慶回歸

劉新生

歸活動。我作為中國駐文萊大使親自到機場為他們送行，他們個個都非常激動。他們之中有的是幾十年前從祖國漂洋過海到文萊謀生的年近九旬的老華人，有的是在文萊出生的新一代華人。他們都表示能被邀請去北京參加慶回歸活動是他們最大的榮幸，終生難忘。

在大使館慶回歸招待會上，不少華人撫今追昔，感慨無限，心情激動地說，香港回到祖國懷抱，中國人蒙受百年的恥辱終於洗雪，這是包括海外華人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特大喜事，身為炎黃子孫感到無比高興和自豪。中華民族受人欺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但台灣問題尚未解決，他們企盼台灣早日回到祖國懷抱，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有的華人稱讚鄧小平以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膽略提出了「一國兩制」偉大構想，使得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得以圓滿解決，在世界史上創下了一個奇跡。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香港的今天。有的華人朋友還在當地華文報紙刊登廣告或向使館贈送花籃，祝賀香港回歸，表達喜悅心情。

為了讓當地公眾更好了解香港的歷史，大使

館還舉辦了《香港明天會更好》圖片展覽。一些華人朋友在參觀圖片展覽後說，這個圖片展覽不僅使他們了解了香港的昨天和今天，也使他們看到了香港的未來。他們對香港未來充滿信心，相信香港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文萊「斯市中華中學」學生和幼稚園小朋友的精彩文藝演出，更為招待會增添了歡樂氣氛，受到了普遍稱讚和好評。《東方之珠》激動人心的歌曲把招待會推向高潮。我為我能在國外任職期間，親自主持慶祝香港回歸這一歷史性事件的招待會感到由衷的高興，因為這是一百五十多年中難得的一件盛事啊！

香港回歸是一部百年屈辱歷史的終點，又是「一國兩制」由構想成為現實的起點。時近七月，香港慶回歸活動日漸升溫。日前，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宣布，將在香港各區舉辦五百三十多項慶祝活動，香港特區此次慶回歸紀念活動的主題為「同心創前路，掌握新機遇」。樸實無華的字眼，簡潔明瞭的口號。只有同心，才能聚力，才能抓住機遇；只有把握住機遇，前路才能風光無限。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定會更加光彩奪目，燦爛輝煌！

畫中門

李夢



西札記

此前的文章中，我曾介紹過畫家筆下的窗戶。當這些形態各異的窗戶出現在畫中，它們要麼為了將窗外的景「借」入室內，要麼用來暗示畫中人或者畫家本人明媚或憂傷的心境。與窗戶相似，當「門」出現在畫中，這一意象除去輔助構圖並改變畫面空間觀感外，也有一些隱喻及象徵的意味在其中。

西班牙宮廷畫家委拉斯凱茲（Diego Velázquez，一五九九—一六六〇）的《宮娥》（Las Meninas）是我一直想介紹卻苦於找不到切入點的作品。這畫不單是委拉斯凱茲本人的代表作，也是被解讀以及詮釋得最為頻繁的歐洲知名畫作之一。畫中人物眾多，姿態與表情各異，構圖看似散亂，細看卻詳略得宜，最妙的要屬畫中那一面鏡以及一扇門，姿態均是開敞的，將畫框外情景借入畫中，豐富了畫面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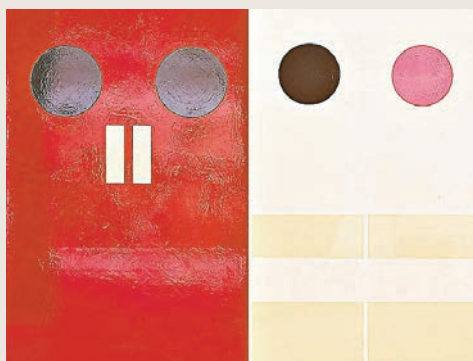
《宮娥》並非我們慣常所見的肖像作品，它更自在不拘束。它不是「擺拍」，而更像是日常情景的瞬間定格。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的女兒瑪格麗特公主位於畫幅正中，是畫中主角之一，身旁環繞幾位宮女，有的俯下身來勸她品嚐茶點，有的作揖行禮，還有的在逗弄畫面角落裏的一隻狗。有趣的是，畫家將一個嚴肅的，甚至有些落寞的自己放入畫中，位於公主身旁，正手握調色板創作一件大型畫作。

畫家所畫內容，我們原本無從知曉，但偏偏，畫家在房間背景牆上掛了一面鏡子。藉由鏡子的反射，我們見到腓力四世與王后，明白了畫中那位宮女緣何無端端作揖行禮，也明白了畫中衆多人物的目光並未落在別處，而正正在國王與王后身上。原本，委拉斯凱茲正在為腓力四世與妻子創作肖像，小公主的忽然到訪打破了畫室的寧靜。畫中那扇門，既迎接小公主進入房中，也為畫作提



▲委拉斯凱茲作品《宮娥》

作者供圖



▲休謨畫作時常以門為主題

作者供圖

供了除去右側窗戶之外的另一處自然光源。這扇門雖說不起眼，位於畫幅背景處，作用卻不可小覷。不信，你用手遮住門，再來看這幅畫，明顯少了些開敞與豐富的觀感。

若我們將這幅《宮娥》放在當時西班牙王朝的社會背景中，便不難由畫中人憂傷落寞的神情聯想到西班牙帝國由盛轉衰的命運。腓力四世與王后生了四個兒子，卻全部不

幸早夭，創作這幅畫作時，國王與妻子已進入暮年，卻不知將傳位何人，帝國全部的希望，似乎都落在畫中這位年幼的公主身上（門與門外透出的光正對準公主）。固然腓力四世最後一個兒子在該畫面世後數年出生，並繼承王位成為卡洛斯二世，卻因先天的疾病而無法勝任，導致盛極一時的哈布斯堡王朝滅亡。

哈布斯堡滅亡後，一生為宮廷效勞的委拉斯凱茲及其畫作也迅速被人遺忘，直到印象派畫家活躍的十九世紀，人們才重新意識到這位西班牙畫家作品的偉大與精妙。時代與人的命運如斯牽連，的確引人感慨。

如果說委拉斯凱茲《宮娥》畫中的門是妙手偶得，那麼英國當代藝術家休謨（Gary Hume，一九六二—）那一系列以「門」為主題的作品，則顯然是有意為之。如果沒有這些描摹大門的畫作，休謨無法以「青年英國藝術家」（Young British Artists，簡稱YBA）的身份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嶄露頭角。

YBA流派的生長與發展牽涉的藝術家眾多，各有各性情，很難統一一而論。不過，說到相似的地方，恐怕要屬他們在選用物料以及表達情緒上的大膽與直白。當Damien Hirst將一條完整的鯊魚標本封入一隻大玻璃箱中並展出的時候，休謨正在不厭其煩地描摹醫院的大門。

那些門無一例外都是閉合而非開敞的，靜默著，不發一言。門被簡化為圓形與長方形的組合與堆疊，抽象意味濃郁，用色鮮艷，卻看不出雀躍與歡愉的情緒。藝術家恰恰試圖用鮮艷的色塊來反襯畫作主體（醫院大門）的清冷與孤寂。紅與黃的暖色調出現在畫中，並不指向活潑與生動，反倒有種靜默的哀傷。我們不知道這一扇扇閉合的門背後，正在發生怎樣或喜（嬰兒出世）或悲（生命逝去）的故事，唯有在門前徘徊流連。被擋在門外，被迫面對無止境的等待，這些隱喻又為畫幅增添了神秘的、形而上的意味。

下午茶時光

言寺



飲食男女

就茶文化發源來說，我們華夏兒女自然算得上是最早喝下午茶的族群了，但將下午茶發展成一種既定的習俗文化的就要算是英國人了。維多利亞時代至今，在歐美文化中，下午茶已然成為現代人的一種休閒習慣，即便是國內，如今也開始悄然地颯起一陣下午茶之風。

趁着端午節的假期加上些許年假，與幾個閩密來到歐洲小資遊一番，逛吃逛吃自然必不可少，下午茶也成為我們入鄉隨俗的每日行程之一。都說英國是下午茶的興起之地，但在法國的幾杯下午茶落肚才深刻地體會到，在這個精緻的國家裏，下午茶也可以變得精緻且浪漫。

英國人的下午茶，最喜英式紅茶配以Scone（司康餅），音樂和鮮花自然少不得，曲必悠揚典雅，花必清芬馥郁，儼然貴族氣息。而法國人的下午茶，則喜歡Earl Grey（格雷伯爵茶），Scone餅雖也常見，但更多的時候法式下午茶的三層點心架裏堆滿的是各式各樣精巧好看的甜品，馬卡龍更是必不可少。相同的是，英法兩國的茶點均喜歡使

用瓷器或銀製茶具，擺放在鋪有純白蕾絲花邊桌巾的茶桌上，並用各種各樣的精緻餐食架來擺放茶點。

也許是心理上對法式浪漫的偏愛吧，愛屋及鳥地認為法式下午茶的精緻就是比英式的正統來得更討喜。當然，也許也跟諸多法式下午茶沙龍背後都帶有名人故事的那份情懷有關吧。在巴黎，最著名的下午茶沙龍，我想當屬Angelina了吧。創始於一九〇三年的Angelina是我每次來巴黎的必訪之地，也是保存了巴黎美好年代記憶的古典下午茶沙龍。Coco Chanel在世時就曾是這家下午茶沙龍的常客，小說家Proust亦然。招牌甜點——法式栗子奶油蛋糕，配一杯沁心甘香 Earl Grey，彷彿還能嗅到Coco Chanel留下的香水芬芳。

而真正的High Tea則要數巴黎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 George V Paris）的酒廊中的米芝蓮一星下午茶最為令人驚艷了。這裏不但能觀賞到香榭麗舍大道的美景，茶點質素一流自然不在話下，優雅周到的法式服務及弦樂的伴奏都讓我覺得自己彷彿回到了路易十六的年代，凡爾賽拜金女Marie Antoinette也會親臨此地品一杯法式伯爵茶，唇齒之間盡是華麗甜品的曼舞之感。

下午三時到五時之間，輕鬆的下午茶時光，往往讓人在這美好的氛圍中忘掉煩惱，紓緩一天的疲勞。對我們幾個女人來說，這裏是談心聊天兒的好時光。三五好友，至親閨密，一杯茶，精緻甜點，八卦也好，瑣事也罷，短短的一個午後，輕鬆又愉快。享受生活吧朋友們，人生苦短，最重要的還是活在當下。下午茶時光不僅僅是女人的時光，也是美好的時光，品味生活，思考人生，何可不為呢？



▲巴黎著名下午茶室Angelina甜點精緻可口

作者供圖